

乐震文：烟云物外，笔墨供养

2017-02-16 06:56

记者 | 王悦阳

云山浩渺，飞泉烟岚，平淡天真，一片江南。每每欣赏著名画家，上海觉群书画院院长、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乐震文的作品，总有一种置身自然、清和雅致的妙韵扑面而来的感觉。儒雅、敦厚、亲和，一如乐震文的为人，一派谦谦君子之风。



丁酉新春，“烟云物外——乐震文艺术展”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开幕，这是作为画家的乐震文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个展。展出作品 60 余件，时间跨度达 30 余年，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，清晰勾勒出乐震文山水画风格形成的轨迹，融合山水、花鸟、城市景观等诸多题材于一堂，笔墨精到，色彩雅致，气韵生动，意境深远且不乏时代精神，民族派头，充分反映了乐震文“为祖国山河立传”的艺术雄心和“乐氏山水”的艺术全貌。

不仅如此，60 岁的画家还将足以代表自己创作生涯至今全部心血与结晶的 60 幅艺术佳作，一次性捐赠给了刘海粟美术馆以作收藏、研究之用。从此，这批画家平生“最为心爱之物”就永远被国家级美术馆妥善收藏起来，不仅丰富了刘海粟美术馆的馆藏，而且完整、精彩、全面地展现出乐震文数十年来的孜孜以求与艺术探索，成了画家人品、画艺与精神最完美的体现，蔚为大观，也为当代海派艺术家群体的弘扬、研究，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。正如乐震文本人所说的那样：“我们这些海派画家应该为上海做些事情，增加海派作品的库存量，让有志于做研究的后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完整的资料。”因此，乐震文认为，相比建个人的艺术馆，将艺术精品捐赠给国家，无疑是保存自己作品的更好方式。

心心念念，必有回响。在整个春节期间，刘海粟美术馆所迎来的观展群众突破新高，展览日期也因此延续了好几天，成为今年春节上海文化界的一大热点。毋庸置疑，无论是专业艺术家，还是普通老百姓，大家都被乐震文精到、细腻、传神的笔墨功夫与艺术造诣所折服，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画家的一颗赤子

之心，面对艺术，面对传统，面对自然的真诚之心，敬畏之心，烟云物外，笔墨供养。这也印证了一条真理——优秀的艺术作品，必定是扎根人民，深入生活，才能成为广大群众普遍喜爱的经典之作。

涨价不涨价跟艺术家没有关系

不知是谁说的，如今的时代，是艺术家所遇到最好的时代。或许真的有一番道理，当今的书画市场异常火爆，但在风格多元、百花齐放的局面下，却也难免人心浮躁，利益当先。对此，乐震文深有体会，“我从前作画时，从来没有料想到画画和经济有关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画被标了高价，我就意识到一种威胁，金钱很容易让艺术家断送掉，刻意炒作艺术创作是一种绝对的伤害。我听到周围有人说，订家出钱少，那就少用功，出钱多了，才好好画。如此心态，怎么对自己负责呢？”为了静心养气，乐震文在书房里挂着吴昌硕的一幅八尺行书作品，对他来说，这一方面是滋养，另一方面也是鞭策。“画家容易迷失自己，看看这些东西，提醒自己山外有山，有幸临摹过大师的真迹，太清楚前人的段位是什么样的。消去几丝张狂，要知道早有先人在前头。”



不仅严于律己，乐震文也不断告诫学生们，涨价不涨价跟艺术家没有关系，看着金钱作画，艺术生命也就终结了。“我现在很怀念早前的状态，画作并不售卖，也没有人来预订什么，都是用自己的思维和内心做创造。”他毫不讳言地表示，自己是从传统中出来的画家，在临摹传统与写生里成长起来的，他绘画的养料几乎都是从这两方面汲取的。“传统的绘画是最经典，上追宋元，前溯明清，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现在再看比如傅抱石、李可染、陆俨少的画，因为大家有着深刻的写生经历，运笔才是这般通灵。”

可以说，乐震文是一个永不满足的艺术家，他说在自己的目标里，既要坚持中国绘画讲究笔墨的传统，又尝试用新的艺术语汇为中国山水画开拓新境界。“如果不探索，我们就完了，因为我们的作品是要给将来人看的，要与时代产生共鸣。”纵观此次展览的每一幅作品，都可以折射出一段真情，一个故事，乃至画家的一分感动。此情此景，无关金钱，却有真情。因此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与乐震文老师的对话，也就由此展开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说起乐老师的此次展览，真可谓盛况空前，热闹非凡。是怎样的机缘促成了此次展览？如何想到要把自己的艺术精品捐赠出来的呢？

乐震文：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展览，作品是我从 1980 年代至今 30 多年的积累。回看展览作品，很多是我上世纪 80 年代起参加展览会的作品，展出结束后就存放在家。可以说，这些作品是我的成长见证，但个人的保存能力毕竟有限，这次重新托裱后捐给国家美术馆，也是这些画的最好归宿。而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，刘海粟美术馆也是非常重视，这 60 幅画全部数码扫描，存放仓库，用一套科学的方法保存。我想，这些画如果拿出去卖，不仅会流失分散，甚至还会成为了别人的牟利工具，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

60 岁捐 60 幅画。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绘画的一个阶段性总结。回顾 60 年的这些画，似乎回归了初心，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不仅是继承，还要开创，为后代留点我们这代人的风采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决定捐赠作品是不是因为受了诸如吴湖帆、谢稚柳、唐云、程十发等老一辈海派艺术大师的影响？

乐震文：说实话，有些老画家知道后反而建议我不要捐，还不如自己弄个艺术馆。也有人说现在市场火爆，你的画行情这么好，为何不去卖掉？我不想卖画，但这些画保存在家里我没时间打理，不如交给刘海粟美术馆，至少有机会跟大众见面。上海的艺术馆中应该有一个海派艺术馆。我们这些海派画家也应该为上海做些事情，增加海派作品的库存量，以后让后来的研究者在这里找到完整资料。我希望刘海粟美术馆成为研究海派的艺术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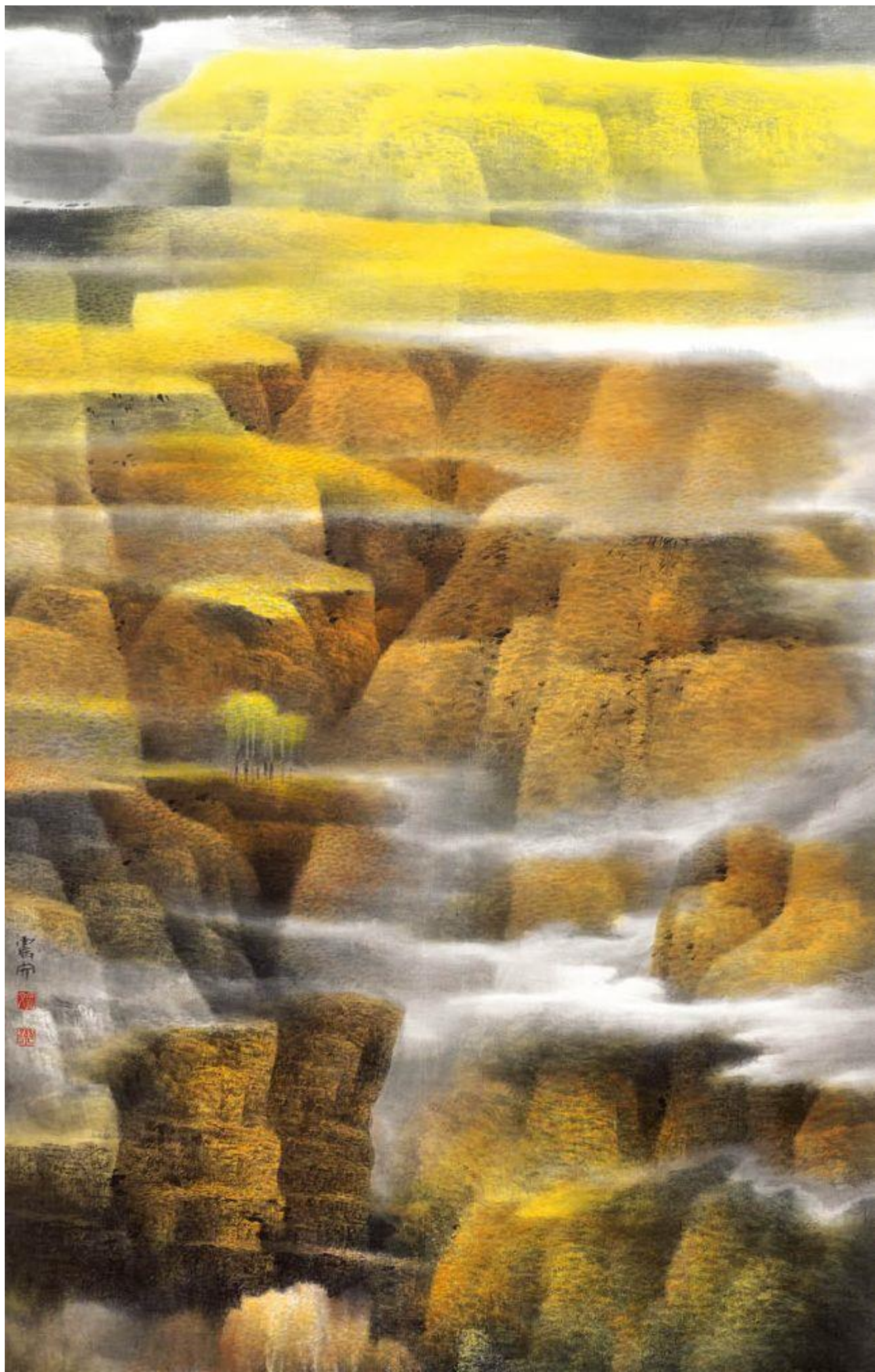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为什么会提出“一个艺术家应该将他创作全盛时期的最好作品捐赠给国家美术馆”？

乐震文：现在一些美术馆、博物馆可能对收藏古代、近代或者现代艺术家中已有名气的艺术品更有兴趣。不少当代画家的优秀作品都流失在市场上，国家机构收藏的作品数量十分有限，如果现在不花精力研究收藏当代画家的优秀作品，今后再要收藏可能时过境迁，未必能够寻觅得到。

我一直想，当今社会名利的东西太左右一个画家的心境。记得我当初学画时还比较纯粹，我们看到大画家就像现在年轻人看到明星一样。大画家如果对你的作品指出问题，自己回来立刻画个通宵，觉得画好了比什么都开心。通过捐画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时代，回到了初心，对名和利都不那么在乎。我觉得，我们这一代画家是学画条件最好、受到重视程度最高、物质条件也最丰富的，已经享受这么好的条件，也应该给这个时代留下些什么。

画家不要框死自己

乐震文与画有缘，从小爱画的他因为机缘巧合，拜师海上花鸟画名家乔木老师，打下了扎实的笔墨功底。每每乔老给他的画稿，一周不到，就临摹得像模像样了。后来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乐震文得以大量接触宋元传统绘画经典，一下子入了迷，手追心摹，孜孜不倦，逐渐将兴趣引向了山水画。而亲身接触到的大量张大千、吴湖帆、谢稚柳等大师的真迹，更使之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正脉，有了清醒的认识，奠定了未来的发展基础与方向。



畫中
圖

传统的滋养，加上多年的山川游历，甚至走出国门，东渡日本，大自然的山山水水给了乐震文巨大的养分，也形成了典型的“乐家云水”画风。他从中国传统山水画起步，追寻于李唐、范宽，觅迹于远山、幽谷、寒江、暮雪和烟村；他从“江南作品”时期的酣畅、灵秀和静美直入“黄土作品”时期的阳刚、苍茫和高爽；他从磨砺传统笔墨到兼顾现代构成，又从注重水墨技巧到寻求文化激励。正如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所评价的那样：“从画理上说，他在探索山水营造与综合视觉的结合、传统笔墨与现代构成的并重、绘画语汇与艺术哲学的相兼、自然节奏与人文节奏的统一。”

可以说，让“智慧”拓展画径是乐震文作为一名当代中国画家的文化守望与精神信仰，因此，在他的山水作品中，永远洋溢着“宁静”和“智慧”：在气格中见风骨，在含蓄中见清奇，在婉约中见豪放，在张弛中见节奏，在景语中见“情语”，在饱满中见“空灵”……纵观乐震文数十年来的艺术道路，出入传统，走进自然，关照内心，堪称解读其艺术心路历程的“不二法门”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我注意到，乐老师并非书画界“科班出身”，但从小爱画的您就以自己的天分与勤勉，与画坛前辈结缘，很早就得以崭露头角了。

乐震文：我十几岁开始学习山水画，22岁（1978年）开始临摹真迹，同时也开始搞创作，当时我就读的绘画班在1978年底办了个画展，我创作的山水画被日本画商欣赏，邀请我去日本深造，由此改变了命运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上世纪90年代初，正当您在画坛崭露头角之时，您去了日本学习深造。海外世界的缤纷色彩，东邻绘画的细腻柔美，都促动着您创作的欲望，在以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为自己座右铭的同时，您以“构成”取代构图，层层晕染、层层深厚，从博大沉雄的两宋绘画飞腾变化，滋养和开创了自己的艺术创造。但也有人觉得您画水、烟、云的方法中吸取了日本画的养分，是这样么？

乐震文：1987年，我去了日本，很多人以为我绘画风格的形成吸收了日本绘画的元素，实则不然，在日本对我影响最大的依旧是中国两位画家，一个是南宋僧人画家牧溪，他在日本却被推崇为画圣。我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一套牧溪的《潇湘八景》很是震撼。另一个是清中期的画家龚贤。现在大家对他们俩还是比较熟悉的，但在80年代末，我在日本看到他们的画触动很大。

此外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画也让我震撼。比如横山大观，傅抱石《九歌》里的仕女就借鉴了他的画，包括岭南派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等人也“摹借”了日本画。所以，我大量买明治维新画家的画册，也常去展览会看他们的原作。但在日本我并没有学他们画画风格，倒是学到了他们认真的态度，现在叫作“工匠精神”，具体到绘画上就是一张画不要轻易结束，要不断求索，精益求精。可以说，日本艺术界对传统绘画艺术的精神、态度，对我的触动很大，而不是技法上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回国后，您开始执教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。在带领学生临摹、写生、创作的过程中，您自己的作品也发生了变化。从青、蓝、绿色为主的“江南时期”走进了以黄、红、赭色为主的“黄土时期”。

乐震文：1990年代回国之后，我开始大量观察生活，画城市风景，还没建好的延安路高架、城市高楼、电话亭都画过，这些题材现在被叫做“城市水墨”，但当时鲜有人画。



我觉得画家不要框死自己，要“不择手段”地把打动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。在此期间，我比较多画的是江南山水，也得到了一定认可。但到1990年代末我在上大美院带毕业班写生，去了黄土高原，山西、陕西、内蒙……一路走去，与平时看到的山水截然不同，一开始也犯怵，这怎么画？半个多月下来，逐渐摸索出来，不断看，不断画，不断拍照，回来就画了一批作品。在画上，我把习惯性的笔法都拿掉了，代之以短线条的叠加，通过渲染，表达黄土地的厚重感。恰好我那时在研究清代画家龚贤的作品，于是把两者结合了起来。这样的铺排、组合，画得很难，也很累，但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我自己也觉得画这种画很有劲，至少没有第二个人画成这样。可以说，通过写生与创作，我逐渐理解了“画画要有生命”这句话，在黄土中的生长出的四五棵树，两三间房，一条小溪就是生命……我画的“北方山水”也是大山大水里小点景。这也构成了我绘画的一种新形式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人生度过了一甲子，艺术生涯也走过了几十年，回顾您的创作求索之路，您对于山水画艺术的追求是什么？

乐震文：我的追求就是，画任何一幅画，都要有画外之意，内心之言。要逼着自己追求画外的东西。比如画一块石头，如果能赋予它画外的东西，境界、气氛，画面的神秘性……思考到这样的程度，就能画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山水会有习惯性，会被用笔带过去，但如果能给予画更多的内涵，就会不断创新，吸引观众。程十发先生在“海平线”画展上曾经表扬过我，他看了我的画说：“乐震文画得好。一般的画里，山会画得像三夹板，没有前后关系，但他画出了前后关系，他的山是有深度的。”我想，程先生所说的深度，就是指画外的东西。另外，我对于画面空白的地方很当心，哪怕是留白，也要让观众看出你表达的是什么，所谓的虚实，虚的东西也很重要。所以我特别注重画云、雾、烟霭、水，因为留白也要赋予内涵，要有厚度。



山水画有特殊性，它不牵涉到教化作用，而是一种修养，画家到了一定程度，就会表现出来。我觉得这与技术无关，与修养有关，胸怀、善恶、道德、品位等等，都是修养。

借传统山水之心，观当下万千气象

古老的中国画艺术传承、发展到今天，日趋风格的多元化走向。同时，很多人一谈到国画的现代化，就以为是传统的失却，这或许是一种误读。纵观乐震文的绘画艺术，传统笔墨，现代构成，清新用色与淡墨渲染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这种现代感绝对不是纯粹西方式的，而与中国传统相依相存，画出了时代性与独特性。特别是他作品中所表达的意趣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“雅”字。这也是中国山水画非常重要的境界，宁静、雅致、深邃、幽远，成就了一种山水精神，一股君子之风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我注意到，您在画中特别注重养育山水精神。让山水的精神在时空调遣、历史叙述和大自然的组合中表达得时而坦露、时而含蓄、时而跃然纸上、时而隐匿于烟云漫涌之中。然而，不管是画得显山露水、层峦叠嶂，还是云遮雾障、山色苍茫，山水精神依然荡漾，人文精神依然清晰。



乐震文：的确，近年来，我特别希望在作品中加强对中国山水画的理性梳理，在追求笔墨精致的基础上关注“经典生成”，在强调局部深入的同时更注重宏观驾驭，要进行笔墨、构成、色彩、节奏、韵味、意境的综合思考与实践，增长绘画发展的文化原动力，更要倾力于内涵因素的构建。既守望笔墨的精神家园和丹青的民族自豪，又在积极尝试用新的艺术语汇解读历史、吸纳经典、展示文明、拒绝浮躁。让中国画以更纯真的艺术精神留驻笔墨，让山水、花鸟画以更智慧的方式走进大众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欣赏您的作品，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在扎实的传统笔墨基础上，您特别注重对自然山水的写生。不仅如此，您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全景式构图，而是深入山川内部，注重细节的刻画，一树一石，烟霭云雾，甚至留白，都十分讲究。

乐震文：有时候看传统的画，有临摹的冲动。但传统那么经典的东西，毕竟是人家的东西，如今我们的社会发展了，身在其中，没有办法拥有当年那些画者的心境了。我试想，不妨用另一种眼光去观察，借传统山水之心，观当下万千气象。比如，某一个部分风景打动你的时候，把打动你那部分画出来，一棵树挡住一栋房，旁边还一条曲径，山环水绕，碧溪潺潺……风景里的笔墨、浓淡、空间、疏密，正是一石一峰的坚挺，让整幅山水画的气脉相通；正是一树一草的相守，让整幅山水画的情怀感人——写生中如果还不去体会，心中的山水就会沦为了概念的山水。

我对于山水写生的追求，源于年轻时的想法。那时很年轻，一直想动脑筋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，可怎么都不成功。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回到传统，去仔细分析一些前辈大师、老先生们的成功经验，特别是李可染、傅抱石两位，我发现他们都是从写生里来的。于是就有了外出写生的愿望，记得那时一出门就是两个月，但真的很有效果。一开始束手无策，完全不知道怎么画，时间长了，有了画画、思考，甚至与古人作品对比的时间，于是渐渐找到了门道。

当时我们是沿着长江一带，一路画下去，到了三峡都不坐船，全靠走，一路走一路画，看了很多如今再也难见的美丽风景。峨眉山、青城山、乐山、九寨沟……真的是发疯一样地画，先是钢笔，后是毛笔，走的是李可染的路子。条件虽然很艰苦，但回想起来，还是觉得很开心。写生越来越多了，就不再是以画得像不像为目标了，而是通过描摹对象，把我的追求画出来。比如我喜欢画山路，通过写生去研究透了，画着画着，自己的风格自然而然就这样流露出来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轰轰烈烈的画展取得了圆满成功，但人生的全新探索还刚刚开启。在今后的岁月中，您有着怎样的打算与计划？

乐震文：与老先生相比，现在是中国画家最好时代，60岁对我而言也是新的起点，我想将来为“祖国山川立传”，可能会几年选一座山，像当初古人深入山区一样，除风景之外，深入了解山中的人文、生活习惯、当地风俗，因地制宜画出带有深度的写生和创作，回馈时代，回报人民。